

加拿大之梦——访学随笔（节选）

邹惠

【编者按】邹惠教授，陪读家长，滑铁卢大学的访问学者。因为她与我们家的陪读家长们朝夕相处，密切往来，她已经成为我们金钥匙留学之家的荣誉家长，经常参加我们家的各种活动。邹惠博士专业是流体机械及工程，还研究风能和热能，对于她的专业我一窍不通，但不明觉厉，肃然起敬。她的性格与她的专业很相似，风风火火，雷厉风行。她教育出来的两个儿女都是学霸，儿子在压力山大的滑铁卢大学学习计算机工程，一个学期能同时修6门功课，而且居然能够轻松搞定，名列前茅。课余时间还能在网上授课，很多课程都是边学边卖，教学相长。女儿也是冰雪聪明，多才多艺。唱歌、跳舞、游泳、跆拳道、羽毛球等等样样精通。什么样的虎妈能够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儿女？访学期间，邹教授构筑了什么新的梦想？让我们听听一位访问学者的心声。



访学对于我来说不是第一次，10年前去过美国的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访学过一年，工作生活都很紧张，如同中国。美国对孩子的教育也很卷，马路很破，街口的信号灯挂在线上，经常被风吹的摆来摆去的，去了可口可乐的总部，CNN的总部，也看了NBA比赛，也自驾游走了一号公路，也看了海明威的故居，但终究是过客，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留在那里。



这次访学来到加拿大滑铁卢，是因为儿子在疫情期间来到滑铁卢大学读书，他读的是计算机工程co-op，每年只有在圣诞节期间有2周不到的假期，回国不舍得机票钱。作为没有离开过儿子的妈妈，虽然经常会有视频交流，但我也控制不住

思念儿子的心，所以选择来到了加拿大和儿子团聚。

到今天来加拿大已满13个月，本以为如同上次去美国，不带走一片云彩的离开这里。但在这13个月中，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幸福。因缘际遇，我居然喜欢上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加拿大，因为一群人，爱上一座城，爱上了滑铁卢！



我还记得刚入境几天后，在超市偶遇金钥匙留学之家的郭老师，因为之前要给儿子找寄宿家庭所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结识了郭老师，拜读过他的文章，看过他的照片，所以在超市里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郭老师。我进行了自我介绍，郭老师邀请我去水城茶馆喝茶，随后郭老师推荐我加入了歌声飞扬合唱团和欢乐健身跑团，邀请我参加了金钥匙留学之家沙龙和potluck的湖边之旅等等活动。通过这些活动，我很快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一起hiking，一起聚餐，一起交流生活在异国他乡遇到的困难和感受到的美好。



Potluck和Hiking是我在加拿大生活中几乎每周都要发生的事情。potluck就是百家饭，通常是大家一起共享家庭制作的食品聚会。滑铁卢这边的华人超市或者亚洲超市并不像美国那样普及，中餐馆的数量也是屈指可数的，华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胃，所以每周的中国特色的potluck大家都会齐聚一堂。吃着美食，交流着信息，增进了感情，饱餐了精神上



的食粮，接下来的一周又是厨艺精进的一周，因为周末potluck大显身手的机会又来了！

Hiking，就是森林徒步。我在国内的时候每周都会带女儿去沈阳的周边爬山。来到了加拿大，这里有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，家门外几乎就是原始森林，这让我们和女儿有了更多探索大自然的机会。徒步不仅仅是一次次的身体锻炼，更是与大自然的一次次亲密接触。徒步成为了我和女儿增进感情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方式，也是自我身心疗愈的好方式。记得一次在徒步时，我们坐在一块大岩石上，分享带来的小零食，聊起了学校的趣事和未来的计划。这样的时光，令我感到无比珍贵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还会计划探索更多的徒步路线，去发现更多自然的美景。



无论身处哪里日子都是一天天过的，家人之间鸡毛蒜皮的争吵好像是平静生活的调味剂，似乎总是争吵之后，误解消除了，相互就更加了解对方，相互之间的爱就更进一步，如同情侣。我是东北人，学理工科，女博士，这些生活环境、成长经历和所受的教育，让我养成了不光严以律己，也严以律人的习惯。却不知这种思维模式会带来亲情关系的危机。

因为儿子打游戏，我和儿子产生了激烈的争吵，我很伤心难过，伤心的是他对我说出了一句粗暴的言语，难过的是，我怎么会养出能说出这句话的孩子。为此，我采用了冷处理的方式，不和他们说话，在一天后孩子发来了道歉和解释的信。但在怒火中的我，对信的内容进行了逐句的批注，如同在修改研究生的论文。把原先的千字文修改成万字文，就在决定发出的一瞬间，我停住了。坐在冰场边的椅子上，看着在冰场里滑冰的女儿，听着广播里播放的音乐，看着教练们耐心而友爱的教着孩子们滑冰，鼓励孩子，指导孩子，陪伴孩子，直到他们由笨拙到熟练，一直都是满面的笑容。突然间，我感觉我内心那颗坚冰一样不能原谅孩子的心，突然间就融化了，泪水奔涌而

出……我决定与这个世界和解，也终于与自己和解了。于是我拿起手机，给孩子们发送了一条信息，孩子们，今天早些回家吧，妈妈给你们做一顿好吃的。



作为父母，生活中的种种艰辛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们经历，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，也总想把自己所谓的人生经验都传输到他们的头脑中。可是孩子们的各种逆反期，与我这个不定期发作的更年期相遇，总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来加拿大之前，我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虎妈，现在想起有些羞愧难当。曾经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，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挨过父母的一个指头，但小时候目睹过父母打过我的姐姐和弟弟，如今看来，他们似乎都比我更加孝顺父母。我个人也认为严师出高徒，这句话应该是没错的，但作为执行者，怎样做个对孩子身心都能健康成长的严师呢？作为大学老师快30年了，来到了加拿大，观察这边的教育教学方法。听了滑大许多老师的课程，教授们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授课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，感觉自己还是个刚入门的门徒。加拿大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，不一样的教育体系，带给孩子们的是异彩纷呈的成长过程、自信的笑容和自然的行为方式，面对困难时勇于接受失败不退缩的精神，都会使孩子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时候找到自己的落脚点，从而扎根于世界的任何角落而幸福的生活。

我曾开过3年的早教园，由于疫情现在已经关闭，我记得给家长们讲过的最多的故事，就是虎妈妈有个孩子叫小虎，当别的孩子会唱歌的时候，小虎不会；当别的孩子会画画的时候，小虎不会；当别的孩子会骑自行车的时候，小虎还是不会；虎妈妈很着急，但她只能在小虎的旁边静静的观察着，看着，终于等到了一天，小虎一下子就学会了唱歌，画画和骑自行车，别的孩子能做的事情，小虎都可以做了，虎妈妈笑了。那时候，我总会说，大人都很笨，总是为孩子们的生活着急。其实我何尝不是那个笨妈妈呢？